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勃朗特姐妹的宗教人格和宗教体验”（12YJC752042）资助

张静波 著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宗教人格与创作

——勃朗特姐妹研究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宗教人格与创作

——勃朗特姐妹研究

NÜXINGZHUYI SHIJIAO XIA DE ZONGJIAO RENGE YU CHUANGZUO
BOLANGTE JIEMEI YANJIU



张静波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宗教人格与创作：勃朗特姐妹研究 / 张静波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495-7646-3

I. ①女… II. ①张… III. ①勃朗特, C. (1816~1855) —小说研究②勃朗特, E. (1818~1848) —小说研究③勃朗特, A. (1820~1849) —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65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50千字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静波的教育部项目结项成果出版，首先对她表示祝贺！

静波的课题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研究勃朗特姐妹的文学创作，这个选题不是她心血来潮定下的，可以说这是她自正式进入标准化研究之后的一以贯之的研究领域。当年她准备进入南开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定下的方向就是圣经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关系研究。“宗教与文学”研究自朱维之先生以来形成了南开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的一个传统，这大概也是静波选择这一方向的最初考虑。我本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国文学与俄罗斯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但这期间有一个问题我并没有认真探讨，这就是，除了俄罗斯的文学，基督教文化与西欧国家的文学到底存在哪些关键性联系。说实在话，俄国文学中的宗教性那样明显，任何人都能不费太多的功夫就看出点门道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从初学者直到资深研究者，都乐于做这类课题的原因之一，尽管很多人可能完全不懂俄罗斯正教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差别是什么。大家之所以很容易看出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意味，原因在于，俄罗斯的文化很奇

怪，它的东正教内核始终最鲜明地体现在其书面文化之中，而在现实文化中，或者说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你看到的却更多的是民间文化、本土化的圣愚文化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别林斯基否认俄罗斯民族具有宗教情愫的原因。在他看来，“俄国人一边搔痒，一边叫唤上帝的名字”，他们敬拜圣像，这不假，可是，用得着圣像的时候就拿来祈祷，用不着的时候就拿来盖瓦罐，“您会发现在本性上，这本是一个极端无神论的民族。在它里面，还有许多迷信，可是宗教性的痕迹却一点也没有。”别林斯基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把俄国引向美好的社会主义时代，所以必须要唤醒沉溺于宗教幻想中的俄罗斯人，因此，他不仅否认现实的俄国人的宗教倾向，也要向书面文化中的宗教倾向作斗争，这就是他为什么对果戈理晚年发表的《与友人书信选》口诛笔伐的原因。果戈理是个宗教狂，所以他的创作中不可避免地浸入了其骨子里的宗教意识，但文学作品不是布道辞，不能赤裸裸地表达东正教教义，所以这些隐含的教义倾向不断受到误解，这才导致果戈理要抛开隐晦的文学形式，而以政论的方式宣讲他的宗教救世理念。实际上这等于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也是其宗教救世使命的一个部分。其实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创作也都是如此，他们甚至公开声明，他们的作品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学说。所以说，要找到俄国文学中的宗教性很简单，甚至有些从书名上就可以找到切入点，比如《复活》这样的作品。

但是英国的情况也许恰好相反。与俄国文学的显性宗教倾向

相比,你很难在 19 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找到类似的情况,尽管其中并不乏蛛丝马迹,但在现实中,英国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清教运动的影响却在在都是。对这方面的研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出色地将资本主义精神与清教的禁欲主义有机关联起来:“对禁欲主义来说,贵族的穷奢极欲与新贵的大肆挥霍同样令人厌恶。在另一方面,它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却给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实际上,我们对西欧的宗教性传统一直存在着误解,国内几乎所有文学史教材都把文艺复兴视为西欧文化的一个断裂点,以为人文主义建构了一个与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内核,这种价值立场尤其深刻地影响了它的书面文化的成长。所以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在遍地都是基督徒(不论哪个教派)的西欧国家,其文学文化倒是反宗教的。其实,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强大的基督教传统在西欧从来也没有过中断,新教分裂运动只是一个假象,因为我们也必须记住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欧洲文化的第一基因是基督教,而希腊基因反而是嫁接过来的。纪元初,当所谓希腊化时期结束的时候,罗马帝国并没有把希腊哲学的理性内核完整地继承下来,而在更广大的西欧地区,当它们还处在一片蛮荒的境况之下,是基督教带给它们第一口丰盈的乳汁。这正像雏鸡会在它出壳时把第一眼看到的任何对象视为自己的母亲,西欧也历史性地被寄养在了基督教文化的母体之中,无论它的现实文化,还是书面文化。

因此,当我们认为西欧文学,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文学缺

失了宗教性的时候,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觉。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基督教本身与西欧的现代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或者坦率地说就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中世纪基督教会限制的不过是人的物质创造力,但它同时还培育了人的精神自由,况且那时的所谓创造力的低下未必是教会统治的结果,而是整个欧洲生产水平普遍低下造成的。我们现在常说核心价值观,欧洲所谓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概念是很简单明了的,这就是家喻户晓的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一般人们把这三点归结为人道主义的核心内容,但俄国流亡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过一句话:“人道主义发源于基督教。”博爱自不必说,使徒约翰对上帝的定义就是“上帝即爱”。平等也很明显,耶稣之所以不认母亲和弟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两条可以合并起来理解:凡是以爱为最高原则的,彼此都是平等的。这是基督教最诱人的核心理念,也是它成功的基石之一。“自由”这个概念最容易引起混淆,既然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奴仆,自由从何谈起?这样的质疑是合理的,但导致这种质疑出现的原因,是教会的权力控制。如果我们明白了约翰对上帝的命名,就会知道,“上帝”一直被误解,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上帝不是一种强制性权力的化身,我一直说,上帝其实是人的共同本质的符号,它代表着人类的精神属性。人在物质属性上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的,人的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与上帝相关的空间,即人只有舍弃物质存在的羁绊,进入到精神的存在空间,才可能获得灵魂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是基督教的核心命题之一。

当然,基督教的文化内容远比这些枯燥的概念要丰富。当我读了静波的书稿,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比如,《简·爱》中的女主人公,大家都将其理解为一个成长的女性主义者,这并不错;但在女性被视为“房中天使”的维多利亚时代,这种女性主义倾向是如何形成的?真正的文学研究者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仅仅将其解释为个性使然,而必须说明它的文化制约机制,即这种现象产生的基于特定文化语境的必然性是什么。静波的书稿为它找到了合适的答案:简·爱形象的文化实质是女性福音主义。福音主义是基督教教派中最具实践性的倾向之一,它出现的基础是新教的个体主义运动,基本理念是跨越教会来建构现实的完善人格。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生存空间被最大限度地压缩,当她被限制在狭小的家庭空间中做她的依人小鸟的时候,实际上一种文化基因促使她们在精神中走向自由,而这种精神自由的思想源泉,便是福音主义。封闭的空间,社会行为的限制,经济独立性的减弱,这一切看上去大大强化了女性的他者地位,但这一切条件实际上也导致她们更乐于接受福音主义,而在这种宗教个体主义实践理念的支撑下,她们在被禁闭的“房间”中变成了恐怖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和最终焚毁了这座精神牢笼的独立女性。静波的书稿在这个问题上涉及了相当广泛的内容,相信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有关宗教与英国大工业时代文学关系的更丰富而深刻的诠释。

静波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是在职生,她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边按时完成了她的学业,其间的辛苦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

有真切的体会,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静波具有一种让我十分欣赏的素质,那就是一切都按部就班,从容不迫,面对巨大压力不疾不徐。这不仅使她能有效地完善自己的知识基础,应对各种学业要求,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她始终保持着健康的身心状态。因此,在读期间,她是让我分心最少的学生之一,相反,她的从容与细心还给了我许多帮助。因此我相信,静波的学术素养和良好的心态,将会使她更好地应对未来在学术、教学以及生活上的挑战。

是为序。

王志耕

2015年4月于南开大学

目 录

1	绪 论
8	第一节 从女性主义宗教视角走近勃朗特姐妹
8	一、引言
11	二、女性主义宗教视角下的勃朗特姐妹及创作
16	第二节 勃朗特姐妹宗教研究综述
23	第一章 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
23	第一节 英国维多利亚初期宗教状况
23	一、英国 18 世纪和维多利亚初期宗教状况
33	二、维多利亚初期的福音主义
38	第二节 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宗教观
39	一、传统宗教中女性地位的神学起源
45	二、维多利亚女性的宗教状况
53	三、福音主义对维多利亚女性的影响
60	第三节 勃朗特家庭福音主义宗教背景

70	第二章 安妮·勃朗特：福音主义启蒙下的觉醒者
70	第一节 安妮·勃朗特的宗教观
77	第二节 《阿格尼丝·格雷》 ——福音主义的女性布道者
93	第三节 《女房客》：“房中天使”的觉醒
97	一、堕落的“亚当”和煎熬的“夏娃”
111	二、改造的“亚当”和反省的“夏娃”
124	第三章 夏洛蒂·勃朗特：福音主义影响下的叛逆者
124	第一节 夏洛蒂·勃朗特的宗教观
134	第二节 《简·爱》：福音主义女教徒的成长之旅
134	一、《简·爱》研究综述
145	二、简·爱的福音主义信仰之旅（幼年简·爱的福音主义启蒙）
152	三、成年简·爱的福音主义启示
170	第三节 反抗的呼声：《谢莉》中的女性主义基督教
173	一、英国维多利亚国教牧师之状况
180	二、体制宗教中女性之“罪恶”
184	三、基督教带给世人的“礼物”
191	四、“房中天使”的觉醒抗争——再造女性《创世记》神话
200	五、“乌托邦”式的女性主义宗教

209	第四节 《维莱特》——女性自我身份的发现之旅
209	一、《维莱特》写作的社会思想和宗教背景
216	二、维莱特——“房中天使”的地狱或天堂？
219	三、维莱特中的两种“房中天使”
223	四、两位修女形象对露西的启示
231	第四章 艾米莉·勃朗特：神秘主义的泛神论
234	第一节 艾米莉·勃朗特的宗教研究综述
245	第二节 艾米莉·勃朗特的宗教观点
245	一、艾米莉·勃朗特的家庭和社会宗教背景
249	二、艾米莉·勃朗特神秘主义宗教观的起源
258	三、艾米莉·勃朗特的神秘主义的泛神论
265	第三节 艾米莉·勃朗特作品中的宗教分析
265	一、艾米莉·勃朗特对于体制宗教的批判
275	二、艾米莉·勃朗特诗歌中泛神论的本旨——圣灵
284	三、《呼啸山庄》中圣灵(灵魂)的力量
302	参考文献
313	后记

绪 论

在评论家的心目中,宗教一直是西方小说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核心。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之后,国外对于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宗教思想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在国内,这一研究角度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研究中,国外学者和评论家控诉维多利亚社会的罪恶之一就是女性问题。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中指責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①;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②则批驳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想”婚姻模式,认为简直就是“糖衣炮弹似的性政治”^③。因为,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性普遍认为,对于女性最大的敬意就是:按照女性的天性和上帝的安排,她

①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H. M. Parshly, New York, 1961, p. 114.

② 凯特·米利特:生于 1934,美国妇女运动领袖,曾撰写《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0),该书成为妇女运动理论的经典作品。

③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1970, p. 79.

们最好的归属是在家庭——在一个纯洁和对于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环境中,成为一位合格的“房中天使”。而这一道德意识形态的确立,其根本原因在于,维多利亚民众对于宗教和《圣经》的重视。

以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可以看出,她们作品的主人公皆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女性,她们通过个人的书写,描绘了“房中天使”艰难的抗争历程。位于文学经典前列的《简·爱》和《呼啸山庄》,蕴含着维多利亚时代丰富的宗教福音意识与男权批判思想;而名气并不显赫的安妮,也有着对于女性主义的独特理解,只是淹没在两位姐姐的光辉之下。本论著的主旨即在于,结合时代、文化语境以及作家作品,对勃朗特三姐妹在宗教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加以阐述及文本解析。

在女王执政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仍然是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控制体制宗教和社会思想的权力声音是男性,而女性的经济地位、思想意识的自由度十分低下。或者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处于多重压迫之下。正如奎尔斯(Barry V. Qualls)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世俗历程》(The Secular Pilgrims of Victorian Fiction, 1982)中所论证的,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人间的世俗之旅中,一方面努力撑起传统的“房中天使”桂冠,另一方面这种桂冠的桎梏也迫使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奋起反抗。因此,从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们对传统体制的宗教教义及仪式、对作为性别桎梏的宗教话语权的独立思考,随之形成一种女性主义宗教观,深深浸入其艺术创作之中。但在当时强大的传统宗教语境之中,她

们这种女性宗教观的合法性不仅在社会层面,甚至在她们自己的内心之中,还找不到足够的力量支撑。所以在她们的作品中,一方面有对于传统体制宗教的否定性评判;另一方面,她们的女性主义宗教观还只是以感性经验为基础,往往以女性个人幻想来对抗强大的传统宗教理念,从而在创作中呈现出诸多的矛盾和焦虑。而这恰恰是社会和思想转型之初,敏感的艺术家的既欣喜又疑虑的存在状态。因此,勃朗特姐妹笔下女主人公的精神自由和心灵解放之旅,其领悟和蜕变的过程,充满了化蛹成蝶的痛苦和美丽。

笔者正是从此观点出发,全面剖析了勃朗特三姐妹的宗教背景和宗教信仰,梳理了三姐妹的宗教人格,并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她们作品中的宗教观念进行了评析。首先,笔者研究论证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福音主义运动,以及宗教传统中女性“罪恶”观的神学起源。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中,女性个人主义宗教开始萌芽,并在勃朗特三姐妹创作的七部小说中得以孕育生长。

安妮·勃朗特是一位福音主义的启蒙者,虽然在三姐妹中年龄最小,她却最早在小说中对宗教问题做出思考。她短暂的一生,深受孩童时期所接受的宗教教义中罪恶报应观念影响,在她的作品中显露出其内心深受这种宗教信念折磨的痕迹。在与两位姐姐的作品比较之后会发现,在宗教问题上,如果说,夏洛蒂和艾米莉多以想象的、讽刺的,或者是批判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安妮则以更加严肃和认真的传统规范来看待宗教。在《阿格尼丝·格雷》中,女主人公以宗教布道者的身份记录了女性对于男性布道者的宗教

态度；而在《女房客》中，女主角海伦的生活历程则反映了维多利亚“房中天使”的觉醒历程，最终获得了精神和生活的最终启示和圆满。

夏洛蒂·勃朗特则是在福音主义宗教启示下的传统宗教的叛逆者。夏洛蒂的代表作《简·爱》，从精神和宗教层面而言，是一部福音主义女教徒的成长历程的记录。而《谢莉》则以更为广阔的视角，描述了维多利亚初期英国宗教宗派之争的复杂背景，体现出明确的批判意识，一方面否定牧师所谓安抚人类心灵的谎言；另一方面则大胆重构了《创世记》神话，提出了“女神”的宗教观念，这种充满叛逆和想象力的宗教观念，显然是超越安妮的。在夏洛蒂的最后一部小说《维莱特》中，其背景则被设定在异域——维莱特城，在这所被天主教所统辖的城市之中，女主角露西一方面要承受身为“外国人”的疏离感，宗教信仰不再是新教而是天主教；另一方面，依然要担负“房中天使”冠冕的沉重压力。这两方面的重压，使得露西在精神上几近崩溃。但是，她在两位逝去的修女身上，看出了女性作为“房中天使”的悲剧原因，最终找出了宗教和精神上的症结，获得了自我解放。在夏洛蒂的笔下，女主人公体现出一种更为积极、大胆甚至叛逆的特征，她们尖锐地批判了体制宗教，并在福音主义宗教的启示下，从宗教中找到了最终的精神支撑，发展成为女性主义的个人宗教。

艾米莉·勃朗特的宗教观最为复杂，她关于宗教的鲜明论断是：“我的宗教介于上帝和我之间。”笔者认为，艾米莉是一位神秘的

泛神论主义者。所谓泛神论，“即是一种将自然界与神等同起来，以强调自然界的至高无上的哲学观点，认为神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艾米莉以自然为宗教启示力量，在大自然的“风”、“荒原”和“一草一木”中找到了精神支持，从她创作的近 193 首诗歌中，都可以寻觅到以自然为“上帝”的痕迹。而在她的代表作《呼啸山庄》中，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之间以“灵魂”为契约的爱情，则进一步印证了“泛神论”的本旨——灵魂即为“圣灵”，它具有摧毁一切压抑的反叛力量。另外，艾米莉的诗歌和小说以一种更为尖刻的笔调，强烈批判了体制宗教教义，在她的笔下，宗教成为个人心灵自我理解和冥思的事务，在个人的虔诚和静默中，体会上帝的无所不在和对个人的启示。这正是艾米莉认为的“宗教介于上帝和我之间”的含义。

可以说，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传统体制宗教的批评，而且将宗教传统转换到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女性世界中，将焦点聚集于被当时宗教传统所忽视和压制的女性生活历程中，她们的作品和个人思想印证了女性主义宗教的萌芽和发展，以及女性个人对于宗教体验和诠释的多样性。

毋庸置疑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标准和准则来自于宗教，而这种宗教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思想。而勃朗特姐妹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宗教道德思考，则是对男权宗教的深刻反思和猛烈批评。她们在生活和小说中所彰显的宗教历程，和当时维多利亚时期诸多的文学家的思考倾向是相似的。在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中，可以